

· 鼓詞 相聲 ·

李三元做飯

王尊三 王廣霖 杜培良 著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81
W

鼓 詞 · 相 聲

李 二 元 做 飯

目 錄

- 李三元做飯(鼓詞)……………王尊三(三三)
兒童教育(相聲)……………王廣霖(一六)
大禹治水(鼓詞)……………杜培良(二三)

李三元做飯

李三元做飯

(鼓詞)

王尊三

第一回

清絲絲的風兒明朗的天，
鮮紅的太陽出東山。

高糧晒米芝蔴開花結了頂，
黍稷黃稻穀子鑽了圈。

男男女女齊加勁幹，
許多的莊稼開了镰。

李三元清早起下地把活做，
在家中剩下媳婦張玉環。

張玉環拾拾撥撥忙做飯，
一肚子悶氣在心間。

「我和丈夫一樣苦幹，
他總說我靠他吃和穿。」

經常把我下眼看，
老是說女人不該和男人講平權。

我也曾和他把理辯，

他倒說話兒越多越不甜。
值不值的就給我難看，

脾氣真比錐子尖。
一句話碰倒牆八堵，

苦日月我熬了一年又一年。」
張玉環不住的來思念，

李三元下地收割把家還。
一面走來一面想：

「秋天的雜活幹不完，
顛了前顛不了後，

真是忙得脚朝天。
媳婦光在屋裡坐，

簡直是白吃與白穿。
天生的光吃不拿鴨子脚，

也不知消耗我多少錢。」
李三元哭喪着臉兒把房進，

走過來媳婦張玉環。

李三元做飯

拿着帚替丈夫來掃身上土，
李三元涼冰冰的便開言，

「你這娘們真沒眼色，

還不快把洗臉水端？」

張玉環從鍋裡舀來一盆水，

連忙放在丈夫跟前。

李三元伸手洗一把，

把腳一跺眼一翻：

「你這是安心準備燙雞水，

合着是買炭費不了你的錢！」

張玉環急急忙昏涼水，

搽了個不熱又不寒：

「娃你爹不要生氣快洗吧，

再忙不過大秋天。」

三元說：「莫不是你想訓教我，

正經八百的討人嫌。

你休要七嘴八舌快端飯，

男人家沒有你們女人閒。」

張玉環舀上一碗涼蕎粉，

雙手遞給李三元。

李三元接過嚐了一口：「呸！

爲啥這樣苦了子爛鹹？」

玉環說：「嫌鹽重了給我用，

另調一碗就不鹹。」

李三元接過又嚐一口，

「呸！呸！呸！」連粉帶湯吐了一攤。

「這東西一股子惡水味，

淡不及的叫我怎么下咽？

這還像人調的飯，」

賭氣的把碗放在一邊！

張玉環一見實在忍不住，

把臉一紅還了言：

「真是沒事來找事，

你這脾氣真難纏！」

李三元聽龍眼一瞪：

「大清早起休胡言！

你倒學會強死嘴，

我問問什麼叫難纏不難纏？」

玉環說：「過去菩薩廟裡坐，

初一十五受香烟。

李三元做飯

敬神只用菓和供，
敬你超過敬神仙。
回家來二話不提先動火，
直眉瞪眼把我嫌。
我也是父母扶養大。
有路膊有腿樣樣全。
爲什麼老是看我不順眼，
沒縫下蛆找麻煩！」
三元說：「休要和我講道理，
別覺你有滿肚子的寬。
這事你不要瞞怨我，
只怪你投胎時沒有打算盤。
女人生來是賤貨，
怎能和男人講平權。
嫁雞就要跟雞過，
嫁狗和狗配姻緣。
既然給我做媳婦，
一定得由我指點。
要妳就爲服侍我，
巧言爭辯也枉然！」

玉環說：「舊社會女人是牛馬，
被男人踩到地下幾千年。
解放後婦女要說話，
婚姻法就是大靠山。
女權男權一樣大，
誰也不許想拔尖。
你不看西莊有個申秋雁，
當婦聯主任好幾年。
登台講話呱呱叫，
樣樣工作屬模範。
不要說你男子威風大，
依我看你比她差了兩丈三！」
三元說：「當幹部是人家本事大，
跟你可有啥關聯？
我不分秋冬和春夏，
受苦受累在田間。
不怕風吹和雨打，
把糧給你收到圈。
妳夏天歇涼房底下，
冬天熱炕把腿盤。」

李三元做飯

她光會揣着娃兒喂奶。

不高興便把被窩攢。

連一頓飯也做不好，

還腆着臉子翻翻。

玉環說：「講話你太不長眼！」

却不知家裡活兒堆成山。

一天我做三頓飯，

還抽空兒紡線洗衣衫。

淘麥子、磨白麵，

經管牲口把草添。

掃罷前房掃後院，

洗滌衣服要曬乾。

每天要把豬圈清換，

光怕豬娃生了斑。

你地裡做活我送飯，

你不在我還把水担。

裡外雜活我一手攬，

還有個孩子把我纏。

天麻明起身忙到晚，

這些事兒難道你看見，

我怎叫白吃與白穿？」

三元說：「婆娘憑的男子漢，

坐官憑印虎憑山。

明明是你靠我穿衣又吃飯，

反來給我擺「虧欠」。

玉環說：「你不要滿口胡亂講，

聽你這話我心不甘！」

我從來不靠男子漢，

憑我雙手吃和穿。

三元說：「你憑雙手能吃飯，

爲啥不下地務莊田？」

玉環說：「家裡的活兒要我幹，

想下地也得要時間。」

三元說：「家裡活兒比屁淡，

我手稍一擦就做完。」

玉環說：「莊稼活兒我也能幹，

離了你一樣能種田！」

三元說：「不在你能拉大話，

你敢和我換換班！」

李三元做飯

王環說：「你說要換咱就換，咱倆今天顯手段。」

三元說：「亂說什麼顯手段，做個樣子你看着。」

前鍋做好打滴麵，後鍋再把煎餅攤，

另外拌些雜把菜，

管保不淡又不鹹。

任你吃來任你檢，

那時節叫你看我李三元！

王環說：「誰也不用吹牛腿！」

不要鬧個桃兒不鮮光嘴鮮。」

你也別說你能幹，

我也別說我佔先，

眼看不如樣子比，

個人戲法個人玩！」

第二回

張玉環手裡拿起繩和鏢，
一心要割殺到田間。

未起身又向丈夫講：

「家裡活你可幹個完。」

趕晌午你把飯做好，

孩子也要你照管。

勤給牲口把草倒，

不要叫豬娃跑出圈門坎。

門口外晒着白玉米，

趁太陽把它折騰乾。

地裡活兒你不要管，

管保我一人能承担。」

三元說：「趁早你不要操心我，

光愁你割殺不知道怎拿鏢。」

王環說：「前幾年蔣匪抓兵碰上你，

一驚氣走了整二年。

哪樣兒不是我親手幹，

並沒有花過一個工錢。

告訴你晌午割不完畝半穀，

回家來準不把你的飯碗端！」

三元說：「黃曆一年換一本，

女人家總拿着男人當靠山。」

李三元做飯

我被抓走你再要我把活幹，
光怕人閑你嘴也閑。
今天個如果你一晌能割畝半穀，
我算贊成你張玉環。
我若做不好晌午飯，
情願意被你來指點！」
玉環說：「馬一鞭來話一句，
趕晌午再看長短和扁圓。」
玉環說罷出門去，
一直到地裡去割田。
李三元、把家看，
本心裡瞧不起張玉環。
天生就不是莊稼漢，
楞敢說會割穀來會耕田，
穀葉子割了妳的手，
那時節我才看稀罕。
只顧跟她磨閑嘴，
把飯就稠的冰板寒，
看看天氣真不早，
太陽已經上樹尖。

肚子餓得黏碌碌的叫，
心花繚亂口發乾。
連忙取杓把飯舀，
那管吃著淡和鹹。
吸哩呼嚕吃個飽，
媳婦不在有包滿。
先刷鍋、後刷碗，
拾接飯盆和菜盤。
刷鍋水倒在槽裡去，
牲口吃了好毛顏。
飯後抽上一袋烟，
晌午做飯要提前。
太陽走得急又快，
影兒下了西窗沿。
笨鳥先飛入林早，
臨渴掘井飲水難。
飯等人別叫人等飯，
要把媳婦嘴堵嚴。
我不丟臉她丟臉，
一輩子不要想爭平權。

李三元做飯

說做飯來就做飯，
先把圍裙繫腰間。
拿起火筷把火撥，
通一通火眼把炭添。
左瞧右看火不旺，
心急急忙把火煽。
剛才還有個火底底，
爲什麼轉眼沒火焰？
看這樣子要想滅，
莫不是炭火和我不投緣。
急得用口吹一陣，
細看看火斷氣見了閻老三！
用兩隻黑手揉揉眼，
打嚏噴、吐黏痰急得不住打轉轉。
心裡想：「常說高山怕慢漢，
總有生着那一天。」
一伸手取紙拈油塞鍋底，
又把乾柴填上邊。
刷冷冷的擦洋火，
點着了便用箸帶搨。

箸帶搨，只嫌慢，
急得伸手扒鍋沿，
猛不防火焰撲出鍋沿外，
這一下差點眼眉都燎完。
兩眼不住的流酸淚，
把左手燒得也直攥拳！
三元說：「疼不疼的倒不要緊，
火兒總算着了個歡。
看起來有菜油不怕火不旺，
離河近不難飲清泉！」
箸帶搨得嘖嘖響，
忽想起鍋裡還沒把水添。
趕忙取杓去舀水，
掀起鍋蓋往裡添。
猛聽咯噠一聲響，
這一下可要了十兩三。
鐵鍋驚開了一道縫，
滴滴滴、水往下漏烟消火滅又玩完。
三元一見傻了眼，
我真是對這玩藝沒經驗。

李三元做飯

總不如收拾收拾先搓麵，
趕一會再把鍋來粘。

挽挽袖子要洗手，
看看太陽快轉南。

「不乾不淨吃了沒病」，

洗手還得費時間。

連忙舀麵向盆裡倒，

緊接着又把水來添。

用手一攪麵太軟，

粘手糊掌實在黏。

不行還搽上一些麵，

搽得麵多又太乾。

無奈又搽上一些水，

軟糊糊的成了一攤。

好難和的一盆麵，

不是軟來就是乾。

心裡不由發急燥，

汗珠子直往眼裡鑽。

總不如倒在案板上晾一晾，

實在不行，就撕上一鍋軟麵片片。

大活人總不能叫尿憋死，

再不成吃一頓老鴿頭也能飽餐。

剛把麵倒在案板上，

忽聽門外喊連天：

「三元家門上晒的糧食沒人管，

眼看叫豬就吃完！」

李三元急得兩手來擦汗，

鬼頭花臉往外顛，

「我道裡忙得脚朝上，

外面又給把活添！」

李三元光顧門外把豬攔，

沒注意有隻黑狗家裡鑽，

四處嗅，到案邊，

發覺案上有麵團。

一口吞下往外跑，

臥至在東墻角下來飽餐。

李三元容易才把豬趕跑，

回頭進門好心煩。

「人倒霉，鍋燒爛，

豬也跟我找麻煩。」

李三元做飯

晒了玉米二斗半，
一齊拱成泥蛋蛋，
一抬頭怎麼不見案上麵？
猛看見黑狗臥牆邊。
緊緊拉着那塊麵，
一口一口吞得歡。
狗也啃來鷄也搶，
大塊麵眼看就要完。
李三元揚起鞭桿把鷄狗擡，
忽聽得炕上娃叫喚。
東西糟踏算拉倒，
娃兒哭得好心酸。
只好連忙回房去，
抱起娃娃轉圈圈。
你看他又狼狽來又急躁，
壓着氣兒喚娃把話談。
「不要哭來不要喊，
爹給我娃做飯飯。」
娃兒哭得更厲害，
惹得三元不耐煩：

「再哭我要打死你！
怎麼這樣不識玩？」
說着真把娃娃打，
娃娃越發哭得歡。
李三元自知着急不頂事，
無奈他又看看天。
「眼看太陽往西轉，
你媽上地快回還。
人家都吃晌午飯，
爹心急的像鍋煎，
小爺呀你，你，你把爹憐念，
乖乖睡着莫叫喚。
我和你媽比手段，
看來我真不粘絨。
天好漢子怕講理，
別叫人家光說我難纏。」
李三元急得不住的滿院轉，
說話就回來張玉環！
她不光做活很起勁，
走起道更是一溜烟。

穀子割了一畝半，
洋洋得意把家還！

第三回

玉環割穀到田間，
咬緊牙關不什閑。

穀子滿地用鐮砍，
砍倒以後往回扭，

做個樣子叫丈夫看，
到門口聽見娃叫喚。

走進院內舉目看，
見丈夫抱着孩子正轉灣。

黑一道白一道滿頭大汗，
嗷聲嘆氣狼狽不堪。

張玉環着罷不禁嘆噓一笑：
「誰家的皂王爺爺下了天？」

三元說：「皂王奶奶不要取笑，
娃兒快把眼哭乾。」

妳趕緊的來把娃兒哄，
我給咱和麵糊鍋莫遲延。」

玉環說：「才買的嶄新鍋一口，
憑空糊它爲那般？」

李三元一聽紅了臉，
偏趕上外邊驢叫喚。

三元說：「我給牲口去添草，
回來再向你慢慢談。」

你看他推屎拉尿往外奔，
張玉環心裡明白一二三。

連忙把娃放炕上，
要把情況查一番。

伸手掀鍋仔細看，
嗷嗷叫叫他可鬧了亂子山。

把新新的鍋驚了一道縫，
透明爽爽礮礮兒乾。

看了盆盆看罐罐，
都抹得活像花臉一般。

又把麵缸看一下，
不由的喊聲我老天，

剛剛磨了斗半麥的麵，
却怎麼一頓飯就挖去多半邊！

李三元做飯

又看看地下邊拾邊喊，
滿地都是麪蛋蛋。

玉環看罷明白八九，

做不成飯真敢胡糟踐。

氣哄哄坐在櫃子上連聲喊：

「添添草打算去幾年！」

李三元，作了難，

不由的心裡像砸磚，

吃了花椒閉了氣，

你看他跑到跟前一聲不言。

玉環說：「快過來給我搨掃土，

沒看見？我下地勞累了多半天？」

李三元，不怠慢，手拿笤帚到跟前，

給玉環掃了前邊掃後邊。

玉環說：「你你駕端過洗臉水，

你總會對這一套兒有經驗。」

李三元看看鍋又把臉盆看，

羞答答：「沒有燒我可怎麼端？」

玉環說：「大半天你幹得什麼事？」

却怎麼這樣丟四又拉三。

好！好！好！沒水給我先端飯，
早餓的肚子直忽擗。」

李三元通紅的臉兒說：「這！這！這！這！」

還擱了半天也沒開言。

玉環說：「你向來沒有過這樣的病，

却怎麼兩片嘴那麼結結巴巴的難使喚？」

我一响割了敵半穀，

你這樣對人也太冷淡。」

三元說：「樹有皮人有臉，

丟醜的事兒不想談。

娃他媽，不要挑眼，

還得要你多包涵。

我只說天生婦女是廢貨，

專靠男人吃和穿。

今天的事兒教訓了我，

聽我從頭說根源：

「你下地，我做飯，

真是想不到這麻煩。

未倒水我先生着火，

鍋紅了我才把水添。」

李 王 元 做 飯

鍋兒向我翻了臉，
咯噔噔裂了個縫子一指寬。

無奈我去和白麵，

稀稠軟硬難指點。

正和麵糰又闖下鍋，

糟踏的糧食一大攤。

進門來狗在牆角臥，

拉住生麵當飯餐。

氣得我兩眼冒了火，

打狗驚醒娃叫喚。

模樣專兒整住我。

實在沒法向你談。

玉環說：「你五馬六槍不中用。」

吹鬍子瞪眼都枉然。

大男人做不熟一頓飯，

在女人面前還充什麼尖？

看我今天教給你，

明兒做飯不遭難。

晌午做飯先撒火，

撒去死灰把炭添。

人要實牢火要穩，

火苗能冒一尺三。

昏水將鍋打整好，

洗手和麵緊接連。

鍋開了麵也趕妥當，

臨吃時再往鍋裡添。

又不手忙和脚亂，

吃着順口又舒坦。一

三元說：「說起容易做去難，

一個火就把我折騰了大半天。

結果火也沒生好，

倒把我燒得滿屋裡闖頭眩，差點兒給我送

了三。一

玉環說：「做飯本來不容易，

論勞動不要把它看得太簡單。

跟你做莊稼是一樣，

會着容易好着難。 力

沒有幾年苦鍛鍊，

不會一做就新鮮。一

三元說：「到底怎樣和白麵，

李三元做飯

你對我仔細談一談。」

玉環說：「活題也要分季節，

春夏秋冬不一般。

夏天硬來冬天軟。

春秋兩季肉綿綿。」

三元說：「家裡的活兒不好幹，

今天難住我李三元。」

玉環說：「莊稼活叫我婦女幹，

開始也要有困難。

究竟不如男子漢，

身強力壯幹得歡。」

三元說：「從今天做飯來試驗，

你並不靠我吃穿。

再不把婦女下眼看，

男女平等的日子才香甜。

玉環說：「男女平等的日子多喜歡，

趕快的拿鏡子照照你李三元。」

三元說：「不缺鼻子不少眼，
憑空照我爲那般？」

玉環說：「這是一個照妖鏡，

你瞧準有個怪物在裡邊。」

李三元拿起鏡子往裡看，

把大嘴一張可笑癲：

「我只做了一回飯，

可叫你看了個大稀罕。

我像王朝和馬漢，

你還是叮叮噹噹的小玉環。」

玉環說：「休說閉嘴你快洗臉，

叫外人看見更稀罕。

我給咱燒火快做飯，

還忙著下地去割田。」

倆口兒一齊哈哈笑，

這一來小日子過了個甜上甜！

(完)

兒童教育 (相聲)

王廣霖

甲：一個人在兒童時期所受的教育，對於一生有很大的影響。

乙：不錯。

甲：我有一位本家大哥，他有三個兒子，有兩個孩子受的全是過去的教育，說起來就讓人傷心。

乙：請您詳細說說。

甲：我們這位大哥呀，三十五歲才見着兒子。大兒子叫大福子，這孩子天生的好哭，您說他媽應該怎麼辦哪？

乙：他媽應該哄哄他。

甲：我們這位大嫂不介，他跟這孩子說：

乙：說甚麼呀？

甲：（學女人聲音）「大福子啊，別哭啦，再哭一會兒老麻虎子來了，可就把你給吃啦。」您說哪兒有這麼個老

麻虎子呀？

乙：哪兒也沒有。

甲：這不是騙人嗎？像這樣的方法很多，所以把這個孩子給吓的，天一黑就不敢出屋門兒，也不敢下炕。

乙：好麼！

甲：這孩子七歲的時候，該上學啦。那時候已經有學校啦，可是我們大哥不叫他去，說學費太貴，又學不出正格的東西來，沒有私塾好。就找了一個私塾，打發孩子去了。這麼一唸書，這孩子可受了罪啦！

乙：怎麼受罪啦？

甲：甯說別的，就拿私塾的設備來說吧，一進門兒就擺着一個孔夫子的畫像。早晨上學來的時候，先得向着它作個揖，然後才能坐到自己的位子去。